

手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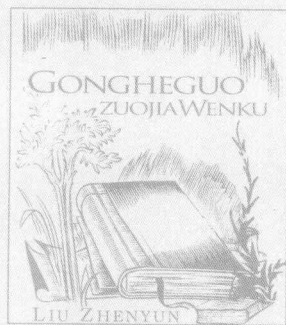
刘震云 著
作家出版社



2



1949-2009
共和国作家文库



手机

刘震云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手机/刘震云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6
(共和国作家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998 - 7

I. 手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76047 号

手 机

作 者: 刘震云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新丰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170 千

印张: 13.2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998 - 7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共和国作家文库

总策划 / 李 冰 何建明

终 审 / 侯秀芬 张水舟

统 筹 / 张亚丽

监 印 / 杨 全

出版说明

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中国文学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，同样令世人瞩目。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我们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作家出版社

目录

第一章 吕桂花

——另一个人说 /1

第二章 于文娟 沈雪 伍月 /19

第三章 严朱氏 /179

第一章

吕桂花

——另一个人说

1

镇上看电话的老牛，1968年和严守一他爹一块儿卖过葱。

卖葱之前，严守一他爹不爱说话。村里日头高，日子显得长，一天下来，老严说不了十句话。十句话中，不得不说的占六句，每句话全是单词，大到家里盖一座房子，小到家里添一只尿盆，老严赞成，是“弄”；不赞成，是“弄个尿”。另四句是感叹词，不管是高兴或是愤怒，都是“我靠”。卖葱之后，老严开始说话了。卖了半年葱，老严能完整说下一个故事。严守一记得，那时他爹常讲的故事有两个，一个是吃丸子，一个是吃年糕。

一个人，腊月，到集上卖门神，旁边是一卖炸绿豆面丸子的。他买了四斤，人熟，给了他六斤。他一个一个捡着吃，不知不觉吃完了。一站起来，“咕咚”，倒了。

一个人，收麦时节，家里的牛丢了，出门找了两天没找着，饿着肚子回到村头，碰到一卖年糕的，认识，“大哥，先赊我五斤。”吃完回到家，“娘，我要喝水。”“咕咚”，倒了。

当时严守一觉得不好笑，四十岁再想起来，每次都笑了。一开始严守一觉得他爹卖葱，见的人多，话是跟人学的；后来才知道，教会老严说话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老牛。晚间全家蹲在灶间吃饭，吃着吃着，他爹“扑哧”笑了，摇着头说：

“这个老牛。”

严守一就知道他爹人在吃饭，心又随老牛卖葱去了。那时严守一觉得，世上最有趣的事情，好不过卖葱。

1968年冬至那天，老牛和老严从二百里外的长治煤矿卖葱回来，路过严家庄，老牛到严守一家坐了坐。没见老牛之前，严守一想着老牛一定是个大个儿，大嘴，声如洪钟。见到才知道，个头比桌子高不了多少，雷公嘴，说起话来娘娘腔。过去老听说老牛，一下见到，本该严守一发怵，没想到老牛倒对十一岁的严守一羞涩地一笑，摘下火车头棉帽，用帽耳朵去擦头上冒的热气。老严招呼老牛进屋喝水，严守一也跟了进去，倒是老严朝严守一肚子上踹了一脚：

“身上腥，滚！”

接着两人在屋里喝水，也没听老牛说什么。偶尔说话，也是说路上打尖吃了几顿饭，毛驴喂了多少料。接着全是“呼噜”、“呼噜”的喝水声。老牛赶着毛驴车走后，老严对全家说：

“能说，今天没说。”

年关之前，腊月二十三，严守一他爹提着一根猪腿到牛家庄看老牛，顺便结一年的葱账。上午去时一脸笑，黄昏回来，一脸铁青，蹲在门槛上“吧嗒”、“吧嗒”抽旱烟。一直抽到三星偏西，站起身，用烟锅“梆梆”地敲自己的头：

“我要再卖葱，我就不是人！”

严守一他娘死得早，1960年被饿死了。第二天严守一听他奶说，老严和老牛在分葱账时，起了纠纷。从此严守一他爹与葱和老牛告别，又开始闷着头不说话。严守一有一个姨夫叫老黄，在黄家庄开了一个染坊。第二年春天，老黄找老严去各村收布，老严摇头：

“布好收，我不会吆喝呀。”

老黄：

“就一句：黄家庄的染坊来了！”

老严摇摇头，没去。

1989年春天，严守一他爹得了脑血栓。人开始痴呆，身子左半边不会动弹。与别人不同的是，别人得了脑血栓不会说话，老严得了脑血栓，倒结结巴巴能连成句子；别人得了脑血栓失去记忆，老严一辈子经过的事比当时记得都清楚。年底，严守一从北京回山西老家过年。围着一个火盆，半瘫的老严西向坐，严守一北向坐，不知怎么说起了老牛：1968年共同卖葱，因为分账翻了脸。老严抬起没瘫的右胳膊，抖着上边的右手，断断续续吃力地表达：

“他记花账！”

“哪哪儿都有缝，缝里都掉渣！”

严守一：

“是好朋友，就不该合伙做生意。”

老严：

“花账我能忍。腊月二十三，算了一天账，到了黄昏，我拿钱往外走，出了门，突然想起过了年啥时去发葱，又回到院里，听到老牛在屋里对他老婆说，老严是个傻×。”

“不为钱，就为这一句话。”

接着潸然泪下：

“一辈子没说得来的，就一个说得来的，还说我是傻×！”

指指自己胸口：

“爹这一辈子，这儿有些发闷。”

1995年夏天，严守一他爹又中了一次风，嘴开始向右歪，倾斜着流涎水。一直到死，再没说过一句话。

与老严分手之后，老牛也不再卖葱。1969年，镇上装了第一部摇把电话，老牛便去镇上邮政所看电话。当时想看电话的有二十多人。邮政所长叫尚学文，理着分头，把二十多人叫到一起：

“看电话，就得嗓门大，你们每人吆喝一声我听听。”

二十多个人一个一个吆喝，最后数老牛吆喝的声大。别看娘娘腔，邮政所对面百货楼窗户上的玻璃都让他喊炸了。不但声大，而

且喊得时间长，尚学文点燃一支烟，烟抽完，老牛的一声喊还没捋气呢。尚学文止住老牛：

“行了，比驴叫都长！”

1996年，严守一成了电视台清谈节目《有一说一》的主持人。当他在电视镜头前成为名人后，全国人民都理解，惟独严家庄的人不理解：

“我靠，他爹一天说不了十句话，他倒天天把说话当饭吃了。”

2

1968年，严守一的好朋友叫张小柱。严守一属鸡，那年十一岁，张小柱属猴，那年十二岁。张小柱的头长得像个歪把南瓜，胳膊腿细，像麻秆；由于头重，每天像碾盘一样偏压在肩膀上；右眼玻璃花，看东西要先揉左眼。张小柱他娘有些傻，张小柱他爹在二百里外的长治煤矿挖煤，张小柱在严家庄算住姥娘家。严守一没娘，张小柱娘傻，两人常一起背书包上学。1968年，张小柱他爹从二百里外的长治三矿给张小柱带来一盏废矿灯，夜里装上废电池，明亮的矿灯能照二里远。村里的天空黑得浓、黑得厚，两人常端着矿灯，站在村后的山坡上往天上写字。张小柱爱写的字是：

娘，你不傻

严守一爱写的字是：

娘，你在哪儿

两行字，能在漆黑的天幕上停留五分钟。

严家庄的学校设在村里过去的牛屋。老师叫孟庆瑞。阴历八月十五那天，孟庆瑞要去镇上赶集，反锁上教室门，让学生在牛屋背书。严守一、张小柱、陆国庆、蒋长根、杜铁环几个人从牛屋后墙掏粪的窟窿里爬出来，脱下鞋，掖到腰里，蹚过河到山后的坡地里偷西瓜。村里看瓜的叫老刘，耳朵有些背。严守一等人一开始想偷瓜，等爬到看瓜的窝棚后往里看，老刘包了一锅盖饺子，正往铁锅的滚水里下，又决定偷饺子。严守一、蒋长根到地里做偷瓜状，老刘从窝棚里冲出来追赶，这边张小柱、陆国庆、杜铁环把一锅饺子用箬篱捞出，空空水，倾到褂子里兜起，跑到山坡后，等待严守一和蒋长根到来，一块儿吃饺子。饺子别人吃上了，严守一没吃上。老刘没追上蒋长根，追上了严守一。下午孟庆瑞审案，没等孟庆瑞用裁衣服的竹尺打严守一的手心，严守一就把张小柱、陆国庆、蒋长根、杜铁环四人招了出来。黄昏别人放学了，严守一几个人还贴着牛屋墙根儿站着。阴历八月十五，月亮爬上来很圆。孟庆瑞吃着

一块从集上买来的月饼说：

“吃过饺子，能扛，站到明天早上吧，接着上学。”

从此严守一在学校抬不起头。抬不起头不是因为偷饺子，而是因为他把同伴招了。最恨严守一的是张小柱：

“他把别人招了没啥，我是他好朋友，他怎么能招我呢？”

从此两人不说话。

半年之后，张小柱被他爹接到了二百里外的长治三矿。因为他的傻娘被他爹接走了，让他去照看他娘。临走的前一天晚上，张小柱来找严守一，把过去两人照天的矿灯送给了他。第二天一早，严守一去送张小柱，张小柱正扒着姥娘家的门楣在哭。他姥娘也哭了。他爹提着包袱，在旁边站着。最后还是他姥娘将张小柱扒门楣的手掰开，让他随他爹上了路。

三个月之后，严守一收到了他在世界上的第一封来信。信是张小柱从长治三矿写来的。镇上的邮递员在村里转了三圈，没找到

“严守一”。最后还是看瓜的老刘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：

“什么鸡巴严守一，就是偷瓜的白石头！”

信封上红字印着“长治三矿”。里边的信瓤的顶头上也印着“长治三矿”。信的内容很短，就是问一问送给严守一的矿灯还亮不亮。

严守一给张小柱写了一封回信。信写好，找他爹要八分邮票钱。他爹刚与卖葱的老牛翻脸，正在气头上，兜头给了严守一一巴掌：

“说句话还要钱，我靠！”

这封信没有发出去。

3

1969年，二十岁的吕桂花嫁到了严家庄。严守一马上嗅出她身上的味道和别人不一样。别的新媳妇身上的味道她也有，但另外又多出一种。这种味道类似熟透的麦杏，有些腻，又有些发甜，离她一近，眼就发黏，想困。1969年，因为吕桂花的到来，严守一的鼻子提前成熟了。

1969年，吕桂花在方圆几十里是个名人。出名是因为她在出嫁之前，跟镇上管广播的小郑睡过觉，小郑已经有了老婆。1969年，村里家家户户都安着小喇叭，每天早上六点，开始播《东方红》，接着播毛主席语录。小郑管着全镇千家万户的小喇叭，夜里就睡在广播站。小郑除了会管广播，还会唱戏。是唱戏，把吕桂花引到了广播室。这天早上六点，小郑一时疏忽，将扩大器的开关扳错了，小喇叭里没有唱《东方红》，也没让毛主席说什么，小喇叭里传出男女在床上的喘息和尖叫声。千家万户，都听得比过去有趣。但第二天管广播的就不再是小郑，换成了小岳。小喇叭里又开始播《东方红》和毛主席语录。他俩，小郑和吕桂花，从此再没见过面。

三个月后，吕桂花嫁给了严家庄的牛三斤。牛三斤和张小柱的爹一起，在二百里外的长治三矿挖煤。听说吕桂花要嫁过来，全村人都反对。连不大说话的严守一他爹，都气得涨红了脸，朝门框上啐了一口浓痰：

“我靠，那是破鞋！”

但牛三斤自见了吕桂花一面，死活要娶，对自己爹说：

“还是新鞋。”

“就当是自行车，被人借走骑了一遭，又还回来了。”

娶亲那天，严守一没见着吕桂花，跟他爹到镇上卖猪去了。第二天清早去上学，在村头碰到牛三斤用自行车载着吕桂花，到镇上买灯罩。远远望去，吕桂花穿一件红灯芯绒上衣，并无出奇之处，等到走近，严守一马上闻到了她身上特有的味道；接着又发现她的眼睛也与人不同，眼是细眼，像小羊，半睁半闭，老蒙着，但偶尔睁开，无意中看了严守一一眼，十二岁的严守一，魂儿就被她勾了去。二十多年后，严守一在庐山碰到另外一个女人，长的也是这种眼。这时他发现，凡是长这种眼的女人，魅力还不光在眼；白天在眼，夜里还有别的。这时他体味出一个词叫“尤物”，万人之中也遇不到几个。令严守一不解的是，这样一个尤物，当年怎么会降生到偏僻的晋南山村呢？

结婚十天之后，牛三斤又去二百里外的三矿挖煤。晚上，严守一、陆国庆、蒋长根、杜铁环一千人便到吕桂花的新房去玩。过去在打谷场玩的卖葱的游戏，马上像剩饭一样变馊了。一开始双方不熟，严守一等人便趴在牛三斤家的墙头上，偷偷看窗户上的灯光。油灯加上灯罩，窗户纸比别人家亮多了。牛三斤家的房后，是一个芦苇坑。众人又在芦苇坑里搭起人梯，开始舔破窗户纸往屋里看。明亮的油灯下，吕桂花天天转着身子，在学过去广播站的小郑唱戏。最爱唱的一出是《白毛女》。这天，她唱着唱着，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，大家以为她咽下了肚，谁知她猛地一转头，将水喷向了后

窗户。外面两架人梯便滚翻在芦苇坑里。孩子们跳过院墙，拥到屋里，将吕桂花摁到床上胳膊。吕桂花两腿蹬向天，笑得岔了气。大家熟了。但严守一的脸上，被芦苇划出两道血口子。因为自偷饺子招供，严守一一直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，搭人梯时，他总被陆国庆摁到屁股底下。

“哟，都出血了！”

正是因为脸被划破，吕桂花将严守一拉到怀里，就着油灯，往他脸上搽紫药水。吕桂花一起一伏的胸，身上散发出的味道，将严守一熏得差点晕了过去。严守一被熏晕的样子，引起了众人的不满。陆国庆朝地上啐了一口痰：

“姥姥！”

吕桂花嫁过来是阴历九月二十六，牛三斤十月初六返回三矿。十一月初七那天，吕桂花突然想给牛三斤打一个电话。这时镇上装电话已有一个月。严守一等人，也和吕桂花熟到可以看乳罩的程度。灯下人影里，吕桂花与众人商议：

“你们谁到镇上打过电话？跟我到镇上邮局去一趟。”

众人纷纷跳着脚：

“我去，我去！”

陆国庆用手止住众人：

“还是我去，这里就我打过电话。”

吕桂花当时正在洗脸，她从脸盆上仰起脸，脸上的水珠一道道往下滴：

“电话怎么打？”

陆国庆脱下一只鞋捂到自己脸上：

“三斤哥吗？我是陆国庆。吃饭了吗？吃的是糊糊还是面条？”

众人笑了。蒋长根却不服气：

“话谁不会说，你会摇电话吗？”

陆国庆做出摇辮轳的样子：

“就这么摇，跟摇水车一样，越摇劲越大。”

关键时候，严守一站了出来。上次严守一脸上受伤，吕桂花给他搽紫药水，使他在众人面前的地位有所提高，虽然还不能完全抹平偷饺子招供的痕迹，但可以偶尔抬一下头。这个偶尔，现在就用到了关键时候：

“陆国庆没打过电话，前天他还问我电话长得什么样。”

陆国庆一鞋底摔到严守一头上：

“我没打过电话，你打过电话？”

严守一被鞋底摔得眼冒金星，也不由得火了，一头将陆国庆顶倒在门框上：

“我也没打过电话，但我认识看电话的老牛。”

陆国庆在门框上擦着嘴角的血，陌生地看着严守一：

“认识老牛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严守一：

“我不会摇电话，老牛会帮我摇。”

杜铁环这时站到了陆国庆一边，指着严守一：

“你话都说不利索，要是打不通，不是误了大事？”

严守一摘下自己的帽子，摔到杜铁环面前：

“要是打不通，我就一个人跑到三矿！”

又拉开架势要与杜铁环打架。这时吕桂花脸已洗完，在用双手编辫子。她环视众人一圈，最后看定严守一：

“白石头，明儿早上吧。”

因为吕桂花，严守一1969年打上了电话。三十年后严守一计算，如果没有吕桂花，他在世界上打电话起码要推迟十年。如果是一个民族，早十年和晚十年用上电话，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会非常不一样啊。

1969年，严守一的嗓子开始变声。过去嗓子像小公鸡，现在突然有些老年的沙哑。严守一是用这种沙哑的嗓子，争取到了打电话的机会。但像上次偷饺子招供一样，他又把所有的同伙都得罪了，而且得罪得有些苦衷。陆国庆他们以为严守一用羊角把自行车载着吕桂花到镇上打电话，是为了单独跟吕桂花待在一起，其实严守一并不全是为了这个。两个月前张小柱来过信，他没钱寄回信，也想借吕桂花给牛三斤打电话，让牛三斤给张小柱捎个话儿，他留给严守一的废矿灯不亮了，废电池没电了，无法往天上写字了。他想告诉张小柱，能不能等牛三斤回来的时候，再给他捎回来一块废电池。但这话既不能告诉吕桂花，也不能告诉陆国庆他们。陆国庆他们，一举一得他们都急了，一举两得他们还不疯了？

比这更困难的是，这一切还不能让严守一他爹知道。上次因为给张小柱寄回信，严守一就挨了他爹一巴掌，现在让牛三斤给张小柱带口信，等于旧事重提；同时，连陆国庆他们知道的去镇上邮局打电话，也不能让他爹知道，因为打电话的是吕桂花，镇上看电话的是老牛，这两个人他爹在世界上都反对。三件事知道一件事，三个人知道一个人，严守一都得挨打。

感谢上帝，这几天安排老严得了伤寒，躺在家里打摆子。前晌盖三床被子还冷，后晌浑身出汗，湿透了三床被子。从吕桂花家回来，严守一站在爹的床头，先是皱着眉嘬牙花子，后是哑着嗓子说：

“爹，冷吗？我给你去烧块砖。”

“爹，热吗？我给你舀瓢凉水喝。”

说着说着动了真情：

“我有点想俺娘了。”

最后看着奶：

“不能让俺爹这么干挺着。”

爹和奶都抬起眼睛看严守一。严守一：

“我明儿一早到镇上给俺爹抓药去！”

爹哆嗦着闭上眼睛不说话。奶：

“俺石头长大了。”

不容易。

5

镇上看电话的老牛，和卖葱的老牛成了两个人。老牛卖葱时，严守一记得他很和蔼，现在架子很大。1968年是娘们儿腔，1969年成了爷们儿。职业的转换，原来也能变嗓。从严家庄到五里镇，有四十里山路。走到半路，天上飘起了碎雪。路上羊角把自行车老掉链子。走走停停，好不容易到了五里镇，又逢大集。严守一扛着自行车，吕桂花抱着小包袱，挤到邮电局小楼前，严守一发现自己挤掉一只鞋。这时雪停了，回头在烂泥中找回鞋，再赶到邮局，正赶上老牛下班。

“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下午再打！”

电话室的墙上，拴着两捆碱性电池。老牛正在把摇把电话往一个木头匣子里装，接着又在木头匣子上加了一把大锁。因为逢集，屋里挤满了打电话的人。严守一满头大汗，从人缝里钻到老牛面前：

“牛大爷，俺骑车跑了四十里。”

老牛：

“你跑四百里，也得等到下午。就是我不歇，电话累了一上午，也该歇歇了。”